

钟家骥 著

书画语言与审美效应

3連詩之5雷互效應
錢伯同題
钟家骥

福建美术出版社

(闽)新登字 07 号

书画语言与审美效应

钟家骥

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集美大学水产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94 毫米 1/32 5.5 印张 4 插页 120 千字

1995 年 7 月第 1 版 199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₇—5393—0307—7

J.294 定价:12 元

自序

无可否认，在当今，中国传统书画正面临危机，同西方传统绘画曾经历过的危机一样，同属于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必然。

书画艺术诉诸直觉，而直接与视觉对话的是“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画发展史就是书画语言的演变史，所以，书画危机首先是“语言”危机。

书画语言的未来形态，谁都无权而且无法规划，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创作主体的创造欲和审美主体的求新求变，都不会容忍书画语言的墨守成规。只要我们立足于当代、立足于创造，人们总能找到应时而变的时代“语言”。

本书试从上述立场出发，对传统书画语言进行反思。由于“语言”与视觉感受密切相关，故书中尽量采用图文互证方法论述，以期对书画实践有直接启迪。

一家之言，难免偏激，欢迎商榷。

作者

1995年3月15日

目 录

自 序

一、视觉节选与绘画语言	(1)
“以线造形”与本能视觉节选系统	(3)
本能视觉节选的双向超越	(9)
二、论“笔力”	(19)
三、类相形象与伦理学感觉	(29)
——论中国画程式语言(上篇)	
“类相形象”内含及形态特征	(30)
类相形象的视觉心理依据——本能视觉节选	(33)
象形文字——类相形象的伦理化进程及意义	(36)
概略感知与模糊理性——对伦理学感觉的描述	(44)
类相形象——共性感知经验——难以克服的视觉惰性	(46)
四、节律形象与笔墨价值观	(50)
——论中国画程式语言(下篇)	
笔墨——类相形象的历史性选择	(51)
笔墨节律的综合描述与节律张力	(53)
对“行云流水描”的思考	(56)
笔墨节律——情感节律、生理节律、物象节律	(61)
对“类相形象”与“节律形象”的重新审视	(65)

五、中国画“空白”的应用与欣赏	(69)
中国画“空白”的两种基本性质	(69)
“空白”的一些具体用法及在画面中的作用	(78)
运用“空白”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84)
六、中国画题款印章的布局	(86)
题款	(87)
印章	(105)
七、论书法审美效应	(113)
——书法审美直觉心理辨析之一	
发人深思的审美现象	(113)
书法审美效应的视觉心理依据——视觉张力	(115)
对“同构”“同律”的经验性推断	(122)
八、汉字的书法学意义与“类书法”	(126)
——书法审美直觉心理辨析之二	
汉字的书法学意义	(127)
“类书法”的提出与阐释	(140)
“类书法”应有的公平待遇——余论	(149)
九、草书“动”“静”辨	(152)
——试析草书中的重心线与S形	
重心线	(154)
S形	(161)
余论	(163)
十、气质与书法	(165)
《书画语言与审美效应》篇目发表情况	(173)

视觉节选与绘画语言

绘画，是基于视觉的一种艺术实践活动；视觉节选，是绘画语言产生、发展的生理心理基础。所以，对“视觉节选”的探讨将有助于对绘画历史与现实的宏观把握。

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视觉同其它知觉一样，属于生理心理过程。人的眼和耳比其它感官具有更为突出的心理特征。眼球的生理机制是视觉反映现实的生理基础；客观物象是产生“视觉映象”的现实依据。“形、光、色、线、体”同属于客观事物所具有的多种外在形态，通过眼球的信息摄取，获得“视觉映象”。然而，视觉摄取不同于镜子般的机械物理成象，它与遗传本能、人类文明、心智水平以及神经系统紧密相关，造成了“视觉映象”的复杂成因——视觉节选。即是说，大脑的视觉分析系统随时有选择地从视网膜上提取“映象信息”，物理的光效应只有经过生理转换，并依靠大脑的控制和调解才能成为“视觉映象”。不难看出，“视觉映象”是客观刺激物与眼睛相互作用、视觉与大脑视觉分析系统相互作用的双重结果。所以，“视觉节选”是视觉能动地反映现实的一种生理心理机能，它使“视觉映象”永远无法达到与现实如一的水平。更何况眼球本身还具有生理阈限。“总之，视觉与照相是绝然不同的。它的活动不是一种象照相那样的消极的接受

活动，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视觉是高度选择性的，它不仅对那些能够吸引它的事物进行选择，而且对看到的任何一种事物进行选择。”（〔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49页）“视觉节选”是人类的一种“常规性”视觉活动，“视觉节选”犹如变色眼镜，使人们获得的“视觉映象”不同程度地染上了主观色彩。从这种意义上说，任何“精确”的眼睛所看到的世界都是有别于客观实在的另一世界。即使我们以为属于真实的景物，也只是感觉上的真实，绝达不到客观实在的真实程度，因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视觉节选”。

从绘画看，尽管绘画是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体、材料与技巧等等复杂因素的集合，但一切成功乃至失败的绘画作品，论其造形，无一不是“视觉节选”的物化形态。“视觉节选”是所有具备视觉能力的人的一种普遍的生理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觉程度只影响“视觉节选”的趋向和水平，却无碍于“视觉节选”活动的进行。

“视觉节选”的潜能是巨大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它不仅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被开发，而且伴随着年龄增长、心智水平的提高不断显示其潜在能量。作为“人”的“视觉节选”，或多或少都有“情感”和“意识”的参入，情感、意识或观念的成分愈多、愈复杂，就愈显示出“视觉节选”的能动性与复杂性。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和心智发展从总体上制约着“视觉节选”的趋向及水平。人类越原始、生命越幼小，越呈现出“视觉节选”的共性化、单一化的本能倾向；反之，“视觉节选”就越带有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征和个性特征。不同的“视觉节选”方式在各种层次上规范着不同的“绘画语言”形态。

“视觉节选”具有两重性：一是遗传本能，一是后天习得。

一、“以线造形”与本能视觉节选系统

中国画发展史证明，具有特定内涵的“程式”^①，无疑是中国画“以线造形”的基本单元，并由此形成中国画别于其它绘画式样的表现方法和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民族个性特征，我们把这种“以线造形”称为狭义的“以线造形”。与之相对的广义的“以线造形”，作为一种普遍的绘画现象却非中国所独有，它是建立在人类普遍的生理心理基础之上的、在某一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中所共同采用的基本造形手段。我们如果不能把“以线造形”从“广义”和“狭义”的层次上加以区别，就无法阐释中西绘画从“同”到“异”的演进过程。

翻开世界美术史，即可看到这样的史实：从已经发现的原始岩画、壁画、陶绘来看，对于“形”的感受和“线”的运用，中外有着出奇的近似，基本上都是以“线”为表现手段。另外，在儿童绘画中也广泛存在着“以线造形”的大量事实。对此，我们试图从“本能视觉节选”的角度寻求解答。

“本能视觉节选”包括“整体性、恒常性及线的视觉节选”三个方面的内容。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人的种种本能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猿人”，是动物与人的临界概念。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类无法逃脱“适者生存”的自然淘汰法则，弱肉强食、相克相生构成了“自然淘汰”的基本内容。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动物界和大自然的血与火的搏斗，随时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酷现实、人类文明及心智发展的缓慢，使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的“视觉节选”处在一个极为相近的水平——对客观物象的“整

体性、恒常性及线的视觉节选”成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武器”。这种属于生存本能或遗传本能的视觉节选，至今仍是人类适应日常生活环境的一种“不习而得”的生理心理机能。

“视觉节选的整体性”（或整体性视觉节选）主要表现在对物象“完形”的感知，即对物象“轮廓”的“节选”能力。

鲁道夫·阿恩海姆〔美〕从造形艺术的角度研究了视觉节选的整体性感知。他认为，视觉并非如概念的抽象过程一样循着从个别——一般、局部——整体的程序进行，与此相反，视觉是从一般——个别、整体——局部的感知活动。比如“一个幼儿还在他能够把这只狗同另一只狗区别开来之前，就已经能够把握住狗的完形特征了。”“在视觉经验中并不包含在视网膜投影中包含的那些有关物体的全部细节”（《艺术与视知觉》222页、223页）。不难看出，“整体性视觉节选”含有两层意义，即对某一具体“完形”感知的同时就等于对这一类“完形”的把握。换言之，当你看到了一只狗的“完形”特征时就如同看到了凡属这类狗的“完形”特征了。由此而获得的“视觉映象”被称之为“类相”^②，或称“视觉概念”。所谓“视觉概念”是指某类“视觉映象”的符号感，它是通过“整体性视觉节选”的抽象、概括力所获得的“物象完形”，是一种远离了某一特定物象次要局部特征的“类相”完形。由于“整体性视觉节选”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节选”的结果必然十分近似，在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中充分显示出这一视觉节选成果。尽管他们还不善于把诸多的物象完形组合成有机画面，但就某一造形本身来看，他们对物象的整体把握（亦即对“类相”特征的把握），无不令人赞叹。他们极少刻画特定物象的局部特征，表现出来的只是该类物象整体特征的“视觉概念”，因而，“就形状的视知觉来说，对象的轮廓具有很重要的意义，轮廓确定形状。”

(杨清《心理学概论》205页)所以说“整体性视觉节选”主要是对物象轮廓特征的把握。

从绘画实践效果看，对物象轮廓最为简捷的把握手段莫过于“以线造形”和“剪影式画法”了，两种方法却无不建立在对“轮廓线”的视觉感受基础上。所以，“整体性视觉节选”与“视觉的线节选”实际上是同步进行的视觉活动，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线节选”，“整体性视觉节选”是无法实现的，只不过“视觉线节选”往往被一般心理学家所忽视罢了。孰知这一点对“以线造形”的视觉成因有着重要意义。

“视觉线节选”并非只有文明人才具备的能力，它是人类“视觉节选本能”的显示。

绘画领域中长久盛行的“体面说”站在科学认识论的立场，否定客观世界中“线”的存在，把客观实在和知觉事实对立起来，认为任何物体都是由“体面”构成的，所谓“线”，不过是由于透视现象造成的“面”的“压缩”，即使是画在平面上的“线”，仍具有无限可分性，所以它还是狭窄了的“面”。这种观点无疑占有客观的科学真理性，也确实对视觉潜能的开发起到某种积极作用。然而，理性的极端化使偏激的“体面”论者忽视了眼睛的感官功能，忽视了“视觉节选本能”并非源于后起的科学，更何况，不论未来科学的发展怎样启迪、开发视觉潜能，视觉活动却永远不会纳入纯理性轨道，更不会因此而取代“视觉节选本能”。在绘画领域里，曾经出现过的“中国画不科学”思潮和西方后期印象派开始出现的“反理性思潮”，正是唯科学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唯科学论的“体面说”几乎抹杀了人类共有的“视觉线节选”本能，所以他们永远无法解释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以线造形”的视觉感受和事实。直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地利

物理学家、哲学家马赫，在实验中证实了“线”的视觉感受，仍没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马赫（Ernst Mach 1838—1916）在实验中发现，当观察一个亮度的空间分布具有从强到弱的梯度变化的光带时，人眼会看到光带上出现一亮（最大值处）一暗（最小值处）的两根“线”，人们把这两根线的狭窄光带称为“马赫带”或“马赫条带”。“马赫带现象”是人眼的“侧抑制”功能所致^①，“侧抑制会引起一些错觉现象。引人注意的是马赫现象。这种现象会从心理上反映出轮廓突出的效果。”（李景镇《光学手册》795页）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物象大都具有不同的明暗度，当不同“明度”的物象互相衬托的时候（包括天空），就会因“明度差”的对比，在物象的轮廓部分明显地存在着“线”——轮廓线。即使是同一物象的局部与局部之间，也会因明暗差异显出线条感觉。“视觉线节选”无疑为“以线造形”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视觉条件，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正是这种视觉本能的物化形态。但我们还必须同时承认，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是物理的光效应转换为生理心理效应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线错觉”。“唯体面论”也恰恰在纠正这一错觉过程中没有把握住分寸，从而走上极端。他们不懂得“知觉事实”与“客观实在”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更不懂得在艺术活动中，“科学理性”永远替代不了“知觉事实”。无论从实验心理学角度，还是从经验心理学角度出发，都无法否定“线”的知觉心理事实，尽管它是一种“线错觉”，但毕竟展现了属于人类本能的另一知觉世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物象与背景的“明度差”超出了人眼的侧抑制阈限则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物象“消失”于背景（即被背景“吃”掉）；要么物象以“剪影形”从背景中突现出来（如

逆光条件下)。此时，“轮廓线”虽不以“白描”(代用词)的形式呈现，但它仍旧是凭借“轮廓线”确定的形。实际生活中类似“逆光”的现象毕竟较少，为此才形成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中的“以线造形”多于“剪影造形”，归根结蒂都是“视觉线节选”在起作用。

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造形不仅是“线”的组合形式，而且是超时空的表象符号，“超时空性”源于人类的“恒常性视觉节选”。

大自然造就的生态环境五光十色，原始人急需捕捉的猎物处在出没无常的运动中，如果视觉不能排除种种条件因素的干扰，进行“恒常性节选”，就不能确保对物象“完形”的迅速把握，乃难保存自己、维持生机，所以“恒常性视觉节选”依然是人的一种本能。心理学研究成果把“恒常性视觉节选”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一，形状的恒常性：指某一物象不因其距离、角度、运动的变化，而引起对该物象知觉上的各种变形。

鲁道夫·阿恩海姆经过测试证明：一般人在没有科学提示的情况下，很难知觉到视网膜上所呈现的各种透视现象(参看《艺术与视知觉》222页、223页及本文注^④)。人们总是以物象所固有的结构模式去感知的，并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恒定的知觉意象。当付诸表现时，即呈现出超时空的二维空间构架。如原始绘画、儿童绘画以及“象形文字”等。

二，明暗度的恒常性：客观物象不因光线强弱和投影等因素而影响人对其“固有色”的明度感知。如煤是“黑”的，雪是“白”的。不经科学提示，人们不易理解同一“固有色”上面的“光影”变化，正象某些初学素描的人不敢往石膏作业上画“明暗”一样。

三，色彩的恒常性：是指不因光源色和环境色的变化而改变对某一物象的“固有色”色相的感知经验。欧洲绘画史证明，视觉对条件性的色光“节选”是在牛顿的“太阳光谱”出现以后才被诱发的。即使在今天，如果不经科学方法训练，人们也很难发现色彩世界中的冷暖变化。

综前所述，可以看出视觉的“恒常性节选”与“整体性节选、线节选”构成了一个属于本能范畴的视觉节选系统，我们称它为“本能视觉节选系统”。

地球上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本能视觉节选”和心智层次的同一性决定了原始绘画、儿童绘画的趋同倾向，成为超时空“以线造形”的共同生理心理依据。由于社会文明、心智水平的低下，属于所谓“民族个性”和“我”的视觉节选潜能，还被共性的“视觉节选本能”埋没着。所以，特别是早期原始社会和低龄儿童的绘画都缺乏突出的“风格”差异，因为这一时期的人类在生理心理方面带有更多的与动物的临界特征。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是从动物发展来的，这一点就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脱离动物所有的特征，所以问题只是在于这些特性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不同。”（《反杜林论》）在此，我们无意抹杀人类萌芽状态的文明对“人”的“本能”活动的参入，但微小的“量”终难用准确的概念加以表达，所以应当承认，我们这里所说的“人”的“视觉节选本能”仅是一个模糊概念，实际上它已包含了“人的本能”与“动物本能”的“质”的区别——“人性程度”。

人类的社会性决定着社会成员之间必不可少的沟通与交流。不论原始绘画中的图腾观念、猎物获取观念，或是儿童绘画中的所谓“心灵外化”，都绝非单纯的情感宣泄或纯粹的自我表现，而是被一种强烈的与外界交流的内在欲望所驱使，他们无不寻求并

期待着沟通与理解（当然，这还属于低层次“表意”性的沟通方式，并非高层次审美意义上的沟通），这就构成了反映在绘画方面的、处于萌芽状态中的伦理色彩——极不自觉的伦理观照。“本能视觉节选系统”为之提供了可靠的生理心理基础，使“以线造形的表象符号”成为那一时期“通用”的“绘画语言”。这一点对“象形文字”的产生及“中国画程式”的发生、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本能视觉节选”的双向超越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原始人类逐渐摆脱了“民智未开”的蒙昧时代。

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等诸种因素构成了绘画发展的复杂背景。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扩大了原本存在却不明显的文化差异，使之朝着地域化、种族（民族形成之基础）化方向发展，促使绘画突破了以“本能视觉节选”为基础的原始绘画形态，开始了“本能视觉节选”的自我超越进程。

为了避免误解，必须重申：“本能视觉节选”是人类适应基本生存环境的一种能力，它将以遗传方式代代“复演”，伴随人类始终。所谓“本能视觉节选的自我超越”绝不意味着对“视觉本能”的否定，而是指对绘画创作与欣赏的高层次的“视觉节选”潜能的开发，是从“例如一种懂得音乐的耳朵，一种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的意义上谈“超越”的。（引文见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有人类文明不断发展，人类才能逐渐把审美的“眼睛”同应付基本生存环境的“眼睛”分离开来。

绘画是诉诸视觉的艺术。所以，对“本能视觉节选”的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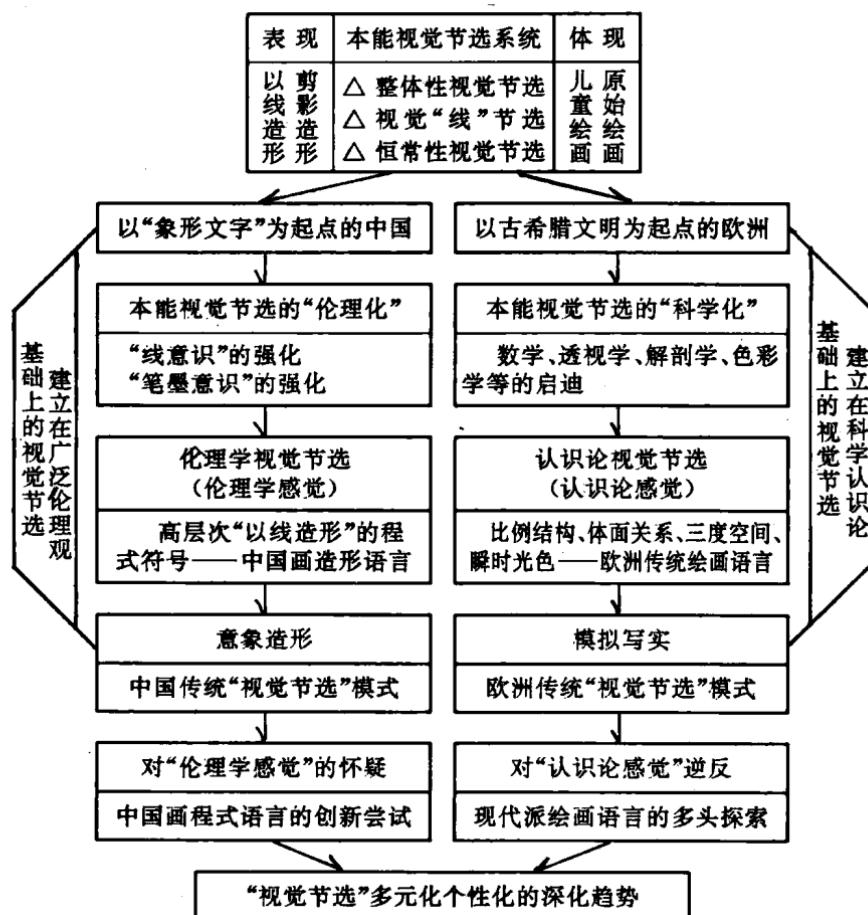
首先表现在绘画创造者们对“视觉节选”的探索上，他们依仗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极把握，努力开发“视觉节选”的潜在能量。在原始绘画和儿童绘画中，如果说“本能视觉节选”反映客观世界的能动性更多地（并非全部）建立在遗传基础上，那么，“本能视觉节选”超越后的能动性则借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由于历史原因，地域的天然阻隔、人为的社会封闭以及政治、经济等诸种因素，导致人类文明发展的不同进程，使“本能视觉节选”朝着不同的方向升华、超越。

在中西两大绘画系统中，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其中确实凝聚着各自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时也应看到，不同的社会历史进程造就了不同的“视觉节选”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五种感官的形成是从古至今的全部世界史的工作成果”。（《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人性化过程的历史积淀。

中西绘画形态的分立首先表现在绘画语言上，反映出在“视觉节选”方面的心理差异，并构成各自的“视觉节选系统”，即造就了能感受不同形式美的眼睛，标志着“本能视觉节选”自我超越的不同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可以用图表加以概括（参看附图）。从附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传统绘画是从两个绝然不同的角度开发“视觉节选”潜能的。

以“象形文字”为起点的中国，从“本能视觉节选”的深度方面开掘出“线”的内在潜力，经过“象形文字”时期的“线意识”强化和魏晋时期的“笔墨意识”强化，产生出具有特定内涵的“线”艺术——中国书、画确立了“线”的特殊审美价值。

从“视觉节选”的角度看，原属本能的“视觉线节选”已经升华为一种浸润着审美观念的视觉效应，再不是原始绘画中的那种自在状态，而是熔铸着诸多理性因素的“视觉节选”活动。在



理性因素中，**伦理观念**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对“线”的审美追求始终没能摆脱**伦理**的统摄。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其后的“中国画程式”，在“以线造形”的符号化过程中，均把个体感知经验与群体共性感知经验结合在一起。即是说，每一造形符号的个体